

非我“族类”其心必异

2018年10月28日 3:30 AM 文/叶鹏飞 来自/联合早报

<https://www.zaobao.com/forum/views/opinion/story20181028-902688>



美国女参议员沃伦 (Elizabeth Warren) 在 10 月 15 日公布了自己的 DNA 检测结果，证实了自己拥有印第安人血统。(路透社)

身份认同政治最大的不道德，在于它抹杀了个人的价值，因为这种身份认同是集体的，而且这种政治手段也是最排外的，通过把人分类来制造对立和撕裂。

很可能代表民主党在 2020 年角逐美国总统的进步派女参议员沃伦 (Elizabeth Warren)，在 10 月 15 日公布了自己的脱氧核糖核酸 (DNA) 检测结果，宣称那证实了自己拥有印第安人血统。负责检测的斯坦福大学专家布斯塔曼特 (Carlos D. Bustamante) 教授表示，沃伦的六世或十世祖先拥有印第安人血统，或者说沃伦是介于 64 分之 1 或 1024 分之 1 的印第安人。

美国舆论指出，沃伦此举的选举意味浓厚，因为她吸取了奥巴马和希拉莉的教训。奥巴马在 2008 年首次竞选总统时，由于其父是非洲肯尼亚人而一直被对手质疑他不在美国出生，没有资格参选总统；尽管被迫公布美国出生证，却依然没能排除关于他出生地的阴谋论。希拉莉则始终以保护隐私为由，拒绝透露太多个人资料，包括她担任国务卿期间利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的丑闻。这被视为是她输掉 2016 年总统大选的原因之一。

所以沃伦选择在 11 月 6 日国会中期选举前公布这份检测结果，充满了各种政治联想。因为完全是白人长相的她，从政时反复强调自己的“少数民族”身份，一直成为对手攻击和质疑她政治诚信的标靶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不断用“宝嘉康蒂” (Pocahontas, 迪士尼

动画片《风中奇缘》里的印第安酋长女儿）来称呼沃伦，嘲讽她借由跟印第安人沾亲带故来捞取政治资本。

为什么印第安人身份在美国会成为政治优势呢？这同极端左派所鼓吹的身份认同政治（identity politics），已经成为民主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。这种身份认同政治以仇视白人和西方文化起家，认为西方以及美国的历史，就是一部白人殖民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历史。由于西方历史主要由白种男性主导，所以他们就须背负历史原罪，而任何其他群体（黑人、亚裔、女性、印第安人甚至非异性恋者）都因为是历史的受害者，而自动居于道德高地。

已经拥有“女性”政治正确身份的沃伦，如果再加上“少数民族”的光环，在民主党内的政治正当性势必如虎添翼。反讽的是，沃伦试图强化自身政治资本的做法，却引发了反效果。尽管同情民主党的美国主流媒体均正面报道了这一消息，民间舆论并不买账。受美国联邦政府承认的最大印第安人部落切罗基族（Cherokee Nation）国务卿小霍斯金（Chuck Hoskin Jr.）随即发表声明，谴责沃伦的做法是“不妥当且错误的”。声明说：“沃伦参议员继续宣称拥有部族血统的做法伤害了部族利益。”

按照印第安部族的标准，拥有四分之一血统（即父母或祖父母当中有一人是印第安人）才能被接受为印第安人。如果按照沃伦千分之一的血统标准，则几乎所有的美国白人都可以自称是印第安人后裔。况且，沃伦个人或其家族的日常生活或个人信仰，均没有采纳任何印第安人的文化元素，如此强行攀亲戚，自然要得罪真正的印第安人了。特朗普不忘在伤口上撒盐，形容沃伦的血统论是“骗局和谎言”，要求她公开向被她所欺骗的美国大众道歉。

沃伦从政前所就职的哈佛法学院，曾自豪地形容她是学院有史以来的首个“非白人女性教员”的往事，也被特朗普拿来调侃。尽管她坚称自己并没有因为是“少数民族女性”而获益，但舆论已经质疑沃伦的做法剥夺了真正的印第安人任职哈佛的机会；哈佛是否背弃唯才是用原则，也成疑问。种族主义向来是以信奉进步、包容等左派价值自居的民主党的天敌，政治形象清新的沃伦诉诸血统来增添自己的政治资本，明显是极大的政治反讽，也反映了民主党已经被极端主义所挟持。

身份认同政治最大的不道德，在于它抹杀了个人的价值，因为这种身份认同是集体的，而且这种政治手段也是最排外的，通过把人分类来制造对立和撕裂。历史血迹斑斑地证明，它将导致地狱——纳粹德国的犹太人、斯大林苏联的富农、毛泽东治下的黑五类，都是作为集体而遭到残酷清洗。

而且，它诉求的是受害者意识，把他人的成功归咎于“特权”，来推卸自己失败的责任，所以也是一种窝囊的意识形态。在美国用来否定成功者的“白人特权”，就是这种受害者意识的动员口号之一。

“白人特权”这个危险的口号，也被偷运至本地公共话语中。读者若不健忘，应该还记得此前莫名其妙地冒出所谓的“华人特权”的说法。这也是一种不分是非的身份认同政治。运用这个概念的人以为，社会上成功的人就是因为享有这种身份特权，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奋斗，才会取得地位和财富。这不但容易挑动人们的妒忌和怨恨心理，也违背了新加坡唯才是用的价值理念。如果对其危害缺乏警惕，宝贵的社会共识很容易就会被颠覆。

美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极端意识形态的危害，关于因身份认同政治而崛起的“政治部落主义”（political tribalism）的反思越来越多。这种只看身份，不讲对错的政治文化，是对民主精神的最大威胁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覆，国人应当引以为戒。

（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yapph@sph.com.sg）